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
第一版

時事新報小說合編

時事新報館印行
非賣品

時事新報小說合編目錄

家庭小說 如意珠

短篇小說 通信員自伐

巴達維亞革命小說 紅毛大俠

短篇小說 江南燕子

短篇小說 電夢

短篇小說 無名之義士

短篇小說 斯拉夫軍人之殘忍

短篇小說 枕邊匣

短篇小說 一錢破家

短篇小說 施公廟

短篇小說 明季奇人一

短篇小說 明季奇人二

短篇小說 明季奇人三
短篇小說 死友

時事新報小說合編

家庭小說

如意珠

第一章 閨諫

夕陽芳草一線長堤老樹數十株輕煙界之恍置身倪迂畫裏中互牡蠣牆若起若伏蜿蜒十畝許循牆而東白板雙扉磬處則三萬六千頃之湖光山色一望可收門外野風吹白蓮醞磨作異香時有樵夫漁子嘯歌行樂城市禡禦人固未嘗夢見此境也

此間寂靜何來剝啄聲忽見一人立階所幅簷覆額銅章燦然衣有文字下注號數非電局之走卒歟

門內一童子聲伊何人伊何人門外人微笑兼喘速投楗速投楗余齎要電來呀然有聲送電人與童子已直接送電人曰此爲醫士陳湖隱先生之邸第乎童子曰然曰先生有令嗣宦游贛垣者乎曰然子齎電來給資可耳胡絮絮問送電人笑曰此非尋常電信余受主事者囑必面湖隱先生而後可資非所計也童子不得已導之入喃喃作煩冤語若甚不願其人之多事者

鬚髮皤然。衣冠古樸而俊偉之色。時見於眉宇間。湖隱先生亦人中龍也。謂入者曰。子齋電至。何以指甲啓封。始而終且作怪聲。曰。呀。植立若木。鷄送電生。請簽給收據。下事今晚必齋去也。電人又請忽如夢矣。呼童取筆至疾人履聲橐橐出門語曰。今日誠怪事。不索電資。主人亦漠然不問。今日誠怪事。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一生執卷危坐几榻。森然映修篁。作澄碧色。忽履聲自遠而近。一老人。良久執紙不釋。人不復能耐先走。尙有要緘數。湖隱如不聞。送醒亟自語曰。惛書竟投之送電去。童子閉門且彼必面主人而。



不索電資。主人亦漠然不問。今日誠怪事。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一生執卷危坐几榻。森然映修篁。作澄碧色。忽履聲自遠而近。一老人。語曰。今日誠怪事。不索電資。主人亦漠然不問。今日誠怪事。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一生執卷危坐几榻。森然映修篁。作澄碧色。忽履聲自遠而近。一老人。

倉皇入大呼。敬兒聲帶微泣。書生夷然駭立。迎而前曰。父親何故有憂色。老人不語。以手中所執紙擲之。泣然曰。兒盍視此。

敬齋拾紙展閱。

尉山莊湖隱鑒。

下獄危急贛電

色曰此王姻長

發也。毅弟竟罹

老人曰。兒言誠

無日不與之絮

忽王姻長又招

士游恣睢跳踉

日尚有書敦誠彼不之聽誠自取耳雖然今日已十七距十五己二日矣未知當作何狀應判何刑累及家族否敬兒一往視可乎語罷泪珠垂垂下



蘇電局陶轉鄧

次令嗣以黨案

局王刪敬齋正

伯唐十五日所

禍然亦自取耳

是客歲家居吾

聒既少斂迹矣

之往微聞從狂

故態復作吾前

箇書生聞父言肅然侍立。徐徐曰：「兒聞明哲保身，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毅弟罪同叛逆，長官方赫然震怒，兒敢擅此鋒耶？此一往也。人皆謠諑必謂家屬通謀株連不足惜。祖宗基業一旦喪敗，何以見先人於地下？故據兒意不如電復王姻長家屬不敢過問，但託姻長暗中設法可耳。老人聞兒言，收泪沈吟久之。既而曰：「兒姑作電稿，吾且入告爾母及妹，敬齋諾。且曰：婦女多不忍父慎勿爲所誤。」湖隱微領，復拾電信紙視之，揮淚拂鬢，徐步出書室。

座敷花燭香薰，金貌釵婢，傳餐童孫扶榻，雖不窮極富貴，亦復一庭溫飽。遙中人產湖隱，步入內室，妻葉氏迎謂曰：「待子晚，浪久矣。」慧兒捲簾喚廚娘，整頓盤飧，可也。一婢翩然出，湖隱猝然曰：「毅兒不了矣！」葉氏大驚，聲嘶氣喘，曰：「胡不了，胡不了！」速語我湖隱，讀電語且代解釋。葉氏搓手頓足哭已縱。

一女郎踉蹌入，雲鬟雪褶，雅麗絕倫，亟趨請父安詢。母奚爲哀痛？湖隱告之，女郎殊不惑，婉詞勸母哭漸止。蕭氏乃謂湖隱曰：「毅兒如此，吾儕安可不往？」湖隱告以敬齊語，且曰：「甯不痛兒，然滅族何事？彼既自取，吾儕亦不容不憇。」置蕭氏聞，滅族語色變神凝，不敢復作他語。良久，顧女郎曰：「珠兒聞之否？」事將奈何？

女郎斂衿正色侍立作詞鶯囀花嬌不勝其媚然口角英英有爽氣毅然曰兒以爲二老不必過傷敬哥所言則非也二哥才高志大雖飛揚跋扈不軌於正然能奮發有爲亦大丈夫事慨自滿清據位政治不修朝綱昏濁貪官污吏接蹠誤國有識者類能言之不有破壞終難建設此革命事業所以未可厚非也所懼二哥僅取皮相才氣不斂則事敗而徒取禍耳今經挫折亦大佳事大哥正宜往爲排解計使脫難一方面竭誠誥誠令彼志意益堅勁氣益斂則將蔚然成第一流人物未可知也且一以施玉成之方一以表子足之誼奈何畏首畏尾棄置不顧况今獄讞未成何爲遽至滅族大哥殊太無丈夫氣至於二哥自此若能收斂忍耐必成偉人兩親又何必悲傷湖隱聞女郎滔滔汨汨大論長篇意不謂然愀然曰珠兒一女子敢道排滿革命語真族滅矣速勿聲爾入女學讀書數年將謂開通知識涵養德性也乃日夜教爾族滅語耶明日爲始勿復入學毅兒已如此尙復容女子敗乃公事休矣幸敬兒老成持重庶幾書香克繼勿墜家風語次怒目視女郎女俯首無語蕭氏漫應曰珠兒且視膳去

第二章 探獄

小鳥依人牽衣掩泣正慈母送女時也蕭氏曰珠兒自愛此行非得已舅氏必能憐汝也女泣諾

日兒必謹志母言。勿敢忘。一鬚髮蒼然人挈之出。先是湖隱斥女不令入校。女請於萱幃。蘄勿廢讀。母難之。女憂鬱輟寢無食。何母舅梅軒氏至。問女所苦。母告以故。語次大露憐憫狀。且云計無所出。舅因言。不出女學頗發達。母恐湖隱有言。隱亦不沮尼女。陵。

蕭梅軒者初耕聲庠序間家傳疏疏釀意豁如薦淡於仕進乃

同年友某君官於贛函招爲高等實業校長。聲頗隆。今值假歸省妹。且游金闕。訪舊。兩旣偕女回。常纔拂衣塵。一家歡笑。蓋梅軒固無掌珠也。

硯田以餬口。有負郭田數頃。飯也。年三十領鄉就某校講師職。

視田以餬口。有負郭田數頃。飯也。年三十領鄉就某校講師職。



女稔知舅氏不日且赴贛。因晤而與之語。欲一往覘。仲兄毅甫。梅軒以女未婚夫家王某宦贛。若知女躬入狴犴。必有煩言。因勸女不如姑待已至贛爲探訊。且上下營謀焉。女泣諾之。而意終不釋。

梅軒倚裝矣。忽女揣知其中有亂。以他語女探實。告婢慧兒者。則毅甫將於一也。女駭絕。歎然。慰藉無奈何。



接一電作憂色。變急研詢梅軒。於姈姈亦不以與女晤始洩之。月後宣告死刑。而哭梅軒不及。

如駛一年縫艾。

之紳士攜一及笄女郎。又小婢一坐。二等車位中。且啜茗。且譚紳士曰。中丞某公。惡新黨甚。無事。且羅織。况如仲甥之鋒芒。太露者耶。女顰蹙而答曰。豫章一隅。吾家尙多戚誼。及相知者。柰何無。

一。援手人紳士曰。他無權力者。不論王姻長乃中丞要人。惜不肯仗義一言也。女默然良久。又曰。吾仲兄獨無死友耶。紳士曰。黨員唐先民者。吾知與毅甫爲刎頸交。今且官於贛。然吾與彼昧生平。不知彼果有血性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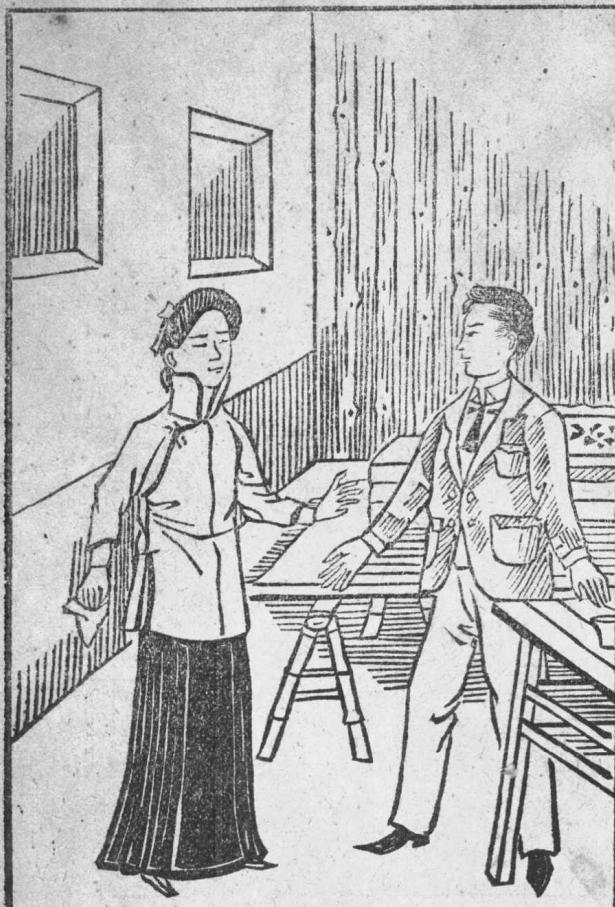
關市通津帆檣如織。非金陵之下。關歟。日斜影裏。有某汽輪之烟。囱氣縷縷。出輪機初鼓動。乘客紛如鳥之歸林。其中有與此書關係者。卽紳士與少女及雛婢是也。曾幾何時。過九江。渡彭蠡。而入豫章之墟矣。

漚釘獸鎗門客數百。儼然顯者邸第也。有女子踰門。問主人。雲鬟高峙。革履森張。不問而知爲優美。高尙之女。同胞閨者。自內出。曰。主人請女賓。卽入見。女亦不語。履聲橐橐。從之一年。及壯之貴官下階而迎。既入座。但聞貴官語曰。予不能與聞此事。渠亦久不與予投契。現狀予不知。予實不能與聞此事。女色變斷斷欲辯。貴官意甚決。且言。予有事不能久留客。恕予無狀。女知不可。爭悄然。出室。零涕而去。貴官自語曰。好女同胞。勿怨予。

異哉。土室數楹。高牆如鐵。暉日蟠腹之卒數十人。執蛇鞭曳白挺。分左右立。見入者必戟指狺聲。相屬或敵扑隨之。蓋若尋常招待規例也。者其內則黑索璫瑩。聲竹肉相激。聲呼喝。呻吟。聲又

與雀牌聲譁笑聲管聲相問答乃忽發現一花豔珠明雅潔無倫之妙妹求獄卒導引欲見一拘留犯作片刻之談話

獄卒不遽尤則女
卒見之忽作驚鴻
臾少年英拔之拘
詢父母安否妹何
種種顏色憔悴手
可嚮邇特眉宇間
猶躍出也女子以
慰之曰兄勿悲致
兄當不患目前之
挫折志氣灰槁前此蹈淺露之譏評後此則又成脆弱之惡謚可恥孰甚若夫悠悠之口早非吾輩所屑動念也妹此行違親命破嫌疑徒以口語慰藉欲成兄之大志耳蘭妹亦深知兄蓋能不



子以金錢獻獄
笑醜態畢露須
留犯對女子泣
能來時少年髮
足垢膩令人不
仇爽俊拔之氣
貞靜柔婉之聲
灰壯志妹以爲
冤苦而患一經

以兒女私情累兄者。少年歎曰。蘭妹亦能如是乎。彼今歲進優級女師範否。女子曰。然。彼勤學甚。既而曰。唐先民胡忽打成兩橛。殆一行作吏。故邪。少年駭問。女子告之。少年沈思良久。徐語曰。是必有故。一獄卒忘暑刻此何地。累乃公受委屈。！母久留。

花豔珠明雅潔。
去一短褐男子。
別字曰天助爾。
賢妹。



厲聲斥曰。絮絮容爾等說私情也速去。一速去。

無倫之妙妹甫忽掩入呼少年勿苦爾竟有此。

如舊相識。瞿然。

少年揚目諦視。曰。帝謂竟來。此前日爾見吾妹乎。吾妹有憾於爾。然吾固知爾自有涇渭也。雖然事急矣。將奈何。帝謂四顧無人行近。毅甫之身密語曰。母躁吾布置已定。後日有某某等三君來。即其時也。然爾。

妹良苦渠未聘夫王大戛既浮蕩頑濁不事事乃父爲鬼爲蜮竟陷爾於死地仇讐而婚媾之爾妹固未之知然何以爲他日地語罷太息不已少年作矯舌狀曰渠竟非人父子濟惡奈何耦吾賢妹吾事無足患獨此家難令人快悒帝謂曰姑舍是後日請相見也

第三章 謠詠

黃昏微雨晝簾垂一鬟雛捧茗甌入室室中一蒼顏紳士一中年婦相對坐卽湖隱夫妻膳罷閒談時也長子敬齋摶衣入手持片紙且行且語曰此誠家禍抑係人妖萬不意無獨有偶也語訖呈諸湖隱

湖隱老兄鑒君家令仲越獄而逃滿城鼎沸上峯將搜捕及家屬緹騎行且至蘇矣令愛忽自前月至輶出乖露醜已屬奇聞乃又奔走僚友日謄笑柄自謂仗義營救然叩門逐影豈閨中弱女子事君父子不來而聽其蹀躞市塵爲人指摘豚兒雖不肖僕忝官此郡有婦如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友休矣終慚鴉鳳之隨願絕絲蘿之係非甘割席實畏多言且望尊紀速來俾女豪傑早離豫垣各全體面無量榮幸事關切已不敢不竭誠進言諸惟鑒宥

湖隱讀函時色變手顫目炯炯露怒光旋嗟喟曰何物妮子竟敢爾爾顧蕭氏曰婦人溺愛悞乃

公事舅氏糊塗至此不可收拾奈何蕭氏大驚詢所以敬齋盡告之蕭氏泣數行下湖隱亦垂泪敬齋蹙然侍立一庭寂靜婢媼皆屏息既而湖隱歎曰妖孽逼人安可坐視吾不得不往

敬齋前請曰吾父

近歲就衰優游

泉石猶恐不當意涉耶今不獲已不亦言事已至此請當可得一解决也

况犯霜露勞跋

如命兒往蕭氏母怒敬兒且往

曰汝至贛先詣舅謀遠攜女外出今幹旋否則老人將彼也敬齋唯唯而

湖隱諾謂敬齋氏問其何故不若此必責成彼犧牲身命以贈退

君向瀟湘我向秦離別臨歧猶覺黯然無色况天涯游子不遇故人其懊喪情形必更有令人難堪者敬齋抵贛之日正梅軒離豫之期蓋殺甫事既了珠娘急欲東歸梅軒亦欲返珂故於數日



前鼓輪而下矣。

彷徨客路進退維谷。敬齋又夙嗜保守不喜壯游。今茲人地生疏。羌無東道主。躊躇搔首。輒喚奈何。既而變計曰。王然事尚可辦。且衡斷不能靡之門外。

趨王氏。

翊項輝煌袍服炫指氣使者非湖隱。唐乎敬齋執子姪。唐倨受之狀似敬。伯唐殊未允許者。



耀步履雍容頤之親家翁王伯禮拜見甚恭。伯齋負荆請罪而

敬齋意珠娘既不在贛。事無佐證。不得已姑作証語以恢復名譽。或者有效力乃致詞曰。家父得姻長書本擬親問起居。因近歲頗倦游。且欲使後生輩一瞻長者顏色。今獲來前三生有幸矣。特

舍妹事屬過聽渠固未嘗跬步離閨闥也惟望長者平心垂察語訖一揖而坐王伯唐作冷笑聲拈髭而語曰老夫生平不喜道聽塗說爾妹在贛所爲吾目睹之世兄誠篤君子奈何作誑語敬

人揭隱微今伯唐

赧然伯唐知敬齋

老夫與令嚴總角

猶子姪也敢不盡

東廂館之大夏亦

語之曰陳世兄遠

游散爲佳勿令寂

事不能久譚敬齋

而入

大夏衣服麗都佻達如俳優見敬齋迂謹一席話無所不狎侮繼而謂金闈間多麗人兄曾爲問



詞鋒犀利不覺異懦乃轉語曰齊生平未嘗爲交賢世兄此來地主誼乃命開出来辛苦爾伴之出見伯唐顧而寂老夫尙有他稱謝伯唐拂袖